



談談弘一大師的守律生活

羅 顥

李叔同先生是近代藝術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位卓越的藝術家。先生中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弘一，遂又成爲一代律宗大師。先生出家後，「拼棄俗務，精於修持。」對於藝術上的事很少顧涉了。但作爲一代藝術大師的弘一，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上，既保持着一個律師的操持，又具有一種藝術大家的風範。而我認爲，首先是大師生活的藝術化，纔使他的守律生活來得更加完美、豐富。

著名的語言教育家夏可尊先生曾說：「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裡，也不限在畫裡，到處都有，隨時可得……。祇要對日常生活有觀照翫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力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夏先生是弘一大師的至交，他的這番話是緣着弘一出家後的生活事實講的。在夏先生看來，大師出家後的生活，處處體現出一個真正藝術家對日常生活的觀照能力，時時享受着「藝術之神的恩寵。」

所謂「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翫味的能力，」乃是指能把藝術情趣融貫會通到現實生活之中，以藝術家的氣質來對待生活。用法

國藝術家羅丹的話說就是：「在藝術家看來，一切都是美的，因爲在任何人與任何事物上，他銳利的眼光都能夠發現「性格」。美無所不在，無事不有，祇要能「儘物之性」即可得。當然，要儘物之性，首先在於能「儘己之性」。『中庸』說：「率性之爲道」。孔子以「道」爲「至仁」，所謂「至仁」乃至真、至善、至美三者的統一體。「率性」就是「儘性」，乃是「不違」一切生活的現實和客觀的存在。

弘一大師守律生活的特點，可用「隨遇而安，不違一切」來綜括。大師於日常生活的一切言行，既沒有任何違戒越律之處，又無給人以絲毫枯燥刻板之感；而是坦然自若地，充滿着生活的氣息和藝術的情趣。大師行守律道（我認爲，惟有大師這般的守戒持律，方可稱得上行道），完全是依着現實生活的基礎的，一方面始終陳現出一代律學大師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處處顯示出了一個藝術家的魅力。下面舉幾則弘一大師出家後的生活事例，即可使我們具體地認識到大師是怎樣地把藝術的情趣融入到他的戒律生活中去的。

一個道德情操高尚的人，常能在生活的細微末節處透露出其高貴的品性來的。弘一大師就是這樣一個德行兼備的高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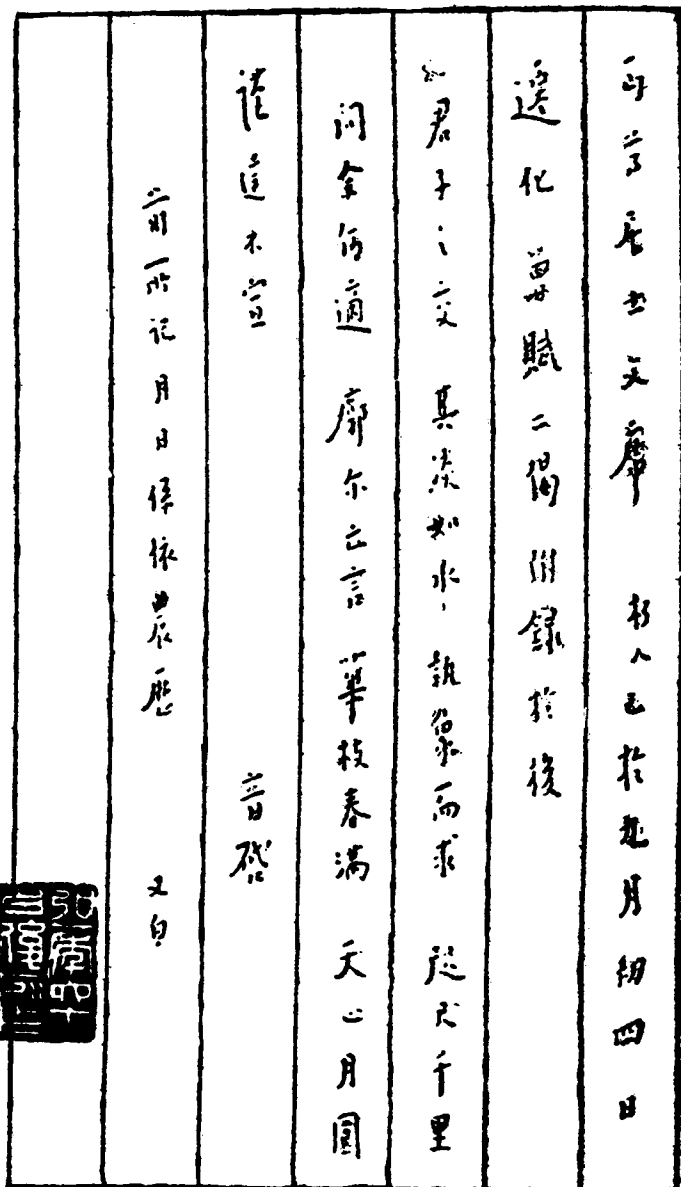
據很多人回憶，大師腳上穿的一隻布鞋，有十幾之久，洗得早已褪色了；一條毛巾，舊得使原來印在毛巾上的花紋也一點都看不出了，旁人多次勸大師該換新的了。

可是大師還是非常愛惜地繼續使用着。他認爲：「祇要不破，用起來和新的也不差。」真可謂是「物儘其性」了。對大師來道，無論如何，他在生活中能永遠得到滿足；人與物之間始終是合拍融洽，無絲毫的隔閡。

有一次，大師在某寺院旁的小路上散步，看見泥土中有幾個被寺院的廚師扔掉的有點發爛的小蘿蔔，就連忙揀了起來。廚師見此，馬上說：「廚房中儘有好的蘿蔔，你要喫，不妨拏些去煮。」大師含笑地搖手道：「不必了，這蘿蔔洗淨了還可喫，一樣的補氣，扔了可惜。」於是，大師把這幾顆蘿蔔的發爛處去掉洗淨後放些鹽，就很香的當食進用了。這種生活態度，豈僅是「物儘其性」而已，實是「纖毫無遺」了呀。

！同時，大師的惜物精神，也深深地感動了旁人。據回憶，那位扔蘿蔔的廚師，以後再也沒有隨便扔過任何有一點可利用的東西。作爲一代律學大師的弘一，不但自己在生活上處處能自覺地「精守戒律」，對於他人，也不是扳着面孔來一番說戒宣律；而是以事顯理，攝理於事，入言教於身教之中，使人自覺地認識到浪費是不應該的——可見，大師教育他人的方法也已藝術化了。

弘一法師致夏丏尊遺札（一九四二）



這正是「不違一切」，充分顯示出大師對生活所具有的獨特的觀照能力。

於事無礙，不違所遇，應該說是戒律之上乘。如果提到高度來講，祇有這樣，才可稱得上是真正的「律道」。而一旦入得此境，其在生活中所表現的也確是純乎藝術化了。因爲此時，人的

遵佛之旨，出家之人對於生活理應無所奢求。但真正能做到隨遇而安，一切聽憑自然，又談何容易。當然，對於弘一大師來說，他是完全能做到「一切隨緣」的。一次大師與許多道友同桌用飯，其中有一隻菜燒得特鹹，同桌其他的人都覺得難以入口，惟獨大師喫得津津有味，並連連點頭道：「鹹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內心世界與外界的客觀存在，兩相圓融，達到了高度的和諧統一——而藝術所強調的正是和諧呀！

被尊爲律宗第十一代祖師的弘一，他的素樸節儉的生活，無疑是契合佛教戒律的。我們今天之所以來敘述大師的生活故事，其根本的意義，在於試圖從中挖掘，探索出對我們現實的生活有所啓迪，有所幫助的道理，從而使我們的生活也日趨豐富、完美。朝着成佛成聖的道路進步。

從上舉的事例可以看出，弘一大師之嚴於律己，遵循戒教，並非由於戒條律文的外加束縛對他起強制作用，而完全是內心世界上的自覺自律，是情感上樂於行道的自然外露，無絲毫的勉強遷求。孔子說，君子於道，「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由「好」到「樂」，就是從遵守某種規範轉化到精神上的愉悅、滿足。大師的守律生活，自由自在，既不越律，又無掛礙；從一個必然進入到徹底的自然，由消極的適從變爲積極的自覺的行動，真是達到了「隨心所欲不踰架」的境界。這即是生活的藝術化的完成。

弘一大師高於一般之處的，是他把佛教戒律的思想內容，全部揉和會通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使之變爲他自身的精神。此時，戒律中的條條綱綱早已不是強人所爲的外在要求，乃是他精神世界中的一個有機部份。自然，在這個基礎上，大師生活中的一切作爲，時時處處都能透露出「律」之消息，且又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表現出來的。這正應着古德所謂「擔水運柴，無非般若。」那種精神了。從以律指導言行，發展上昇爲生活中處處內含「律道」，也可說是「律化」的生活了。這種「律化生活」無疑可以說是佛教的戒律精神在生活中的藝術顯現。

記得當代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說過，藝術是整個人生的。藝術的精神，藝術的情趣在整個人生。弘一大師律化生活與藝術的人生都一樣是自然的流露、自然地實現；不是離了生活的現實，去另開一個「清淨世界」去表現、實施的。這不就應着了古德常說的「道在當下」的精神了嗎！要說明一句的是，此「道」乃是無時不在，無事不有的亘通今古，包囊一切的大道。（完）

（上接第46頁「虛雲和尚」）

到了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朝鮮新黨與宦官弄權腐敗，乃有東學黨乘時興起，在全羅道發難叛變，東學黨者，自謂學兼釋，道，儒三家之長，得天主啓示，授之仙藥符咒，濟世救民。該黨兼拜佛像，老子，元始天尊，孔子，孟子，王陽明，伏羲……，自稱東學黨，以別於西方之學也。黨魁崔時奉聚衆數萬，頭纏白巾，手執白旗，攻城奪邑，擄掠姦淫，屠殺焚燒，勢如燎原之火。朝鮮政府派軍征剿，皆爲東學黨所敗。朝王李熙乃請大清朝總指揮袁世凱發兵來助剿。

袁世凱急電李鴻章，李氏派出北洋艦隊四艘馳往仁川，又派四千清兵入朝，日本依照前訂天津條約，亦派兵至朝鮮。清日兩軍平定東學黨之後，日軍却不肯撤兵，反而拘捕朝鮮國王李熙。

其時大清駐朝鮮軍力僅得三千五百人，日軍却有兩萬人，李鴻章急派陸海軍增援。北洋艦隊之濟遠艦與廣乙艦護送英籍商船高陞號運兵一千二百餘人航向朝鮮豐島，在黃海途中與日本軍艦吉野號，速浪號，及科津等三艦相遇，清艦濟遠首先發砲攻擊日艦。一場砲戰之後，清遠與廣乙均戰敗受傷，遁返旅順。運兵船高陞號披日艦轟沉，清兵千餘均溺死於海中。

大清駐朝鮮牙山守軍亦被日軍突襲擊潰，清軍被殺五百人，餘衆遁退洪州。

甲午戰爭序幕戰由此開始！

清軍海陸敗訊，傳到日本東京，日人舉國歡騰，萬衆示威大遊行，群衆於天皇皇宮外牆高呼萬歲，要求乘勝追擊大清。

敗訊傳到北京，氣氛兩樣，北洋大臣李鴻章急電，由軍機處奏聞光緒皇帝，把他嚇得手足無措，他一向胆小而優柔寡斷，久處於慈禧太后控制之下，他什麼事都不敢作主，一切都要把奏章帶回宮內向慈禧太后請示，碰到這樣的大事，他更不敢作主了。就說：「我知道有這件大事了，你們軍機和總理衙門先商量一下怎麼樣應付，明日殿議吧！我也要仔細考慮考慮！」

（未完）